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通用8篇)

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如何让梦想赋予我们更多的力量和动力，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追逐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成功人士的梦想实现之路，希望能够给大家以启发。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一

麦克白以往是一个英勇的人，在战胜吼凯旋而归的途中，因巫师的预言使他改变了，他从一个忠实的臣子变成了一个弑君的逆贼，他不择手段让自我登上王位。当他当上国王后开始了的暴政，为不留后患先后杀害了他的好友、臣子及他们的家人，恐惧和猜疑使麦克白心里越来越有鬼，也越来越冷酷。麦克白夫人神经失常而自杀，对他也是一大刺激。在众叛亲离的情景下，麦克白应对邓肯之子和他请来的英格兰援军的围攻，落得袅首的下场，最终使他走向灭亡。

名利对人类的腐蚀，常常让自我迷失，忘记本来的目标与位置。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请求部落首领给予他一块土地，首领告诉他在太阳落山之前走会原地，在着期间经过的地方全都属于他了。结果因为那个人的贪心而累死在路上。那个人不会回来了，名利为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在大千世界里我们难免遭到名利的洗礼，名利是否会为你选择一条不归路取决与心态。

众观中国历史，视名利如鸿毛的伟人不计其数。

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在那个年代也曾涉足仕途，但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名利如粪土，在田园过着令人魂牵梦绕的生活，不做名利的木偶任由它摆

布。

还有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曾获得中国国家科学奖的等奖500万奖金，他这些名利并为阻断他的前进之路，他的新成果不断涌现。

可见名利不是人生的全部，应对名利不要崇拜，摆脱名利的枷锁，照样能潇洒欢乐的生活。

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千的世界，看淡一些名利，生活会简便欢乐的。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二

这世界上做了恶事会被人恭维赞美，做了好事反而会被人当成危险的傻瓜。“那么那些起假誓扯谎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有这许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正人君子，把他们绞死了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只有一个惊叹号，简直！脑子里完全没有用来形容眼前之物的语汇，词语在这时候显得格外匮乏与力不从心，浮现在脑海里的就只有一个惊叹号，而这惊叹号就是那一切用语言所不能弥补的空白。

何为正义？我想不过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罢了。对任何个体而言，己所欲即为正义，但这正义一旦伤及他人，则非要论断个是非功过不可。我们生活在这世上，无时无刻不在与其他人的正义做着斗争。只不过人类是理性的动物，这些冲突和矛盾都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

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为了达到与自己才能相称的职位，通常被称为是靠自己能力的上位者。只有篡位是例外。因为君王是一国之主，是国家的代表人物，人人都希望他清清白白，撑得起门面这个担当。

篡位者如王莽，总是受到“正统”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其

是“巨奸”。但他们对国家所做的改革，通常都是创世纪的。我一直认为，让百姓一味地忍受旧君的平庸统治，不如让篡位者把国家治理得更好。这才是真正的正义，从另一个角度，这样的“明君”也能作为一国的门面担当。

麦克白称王之后用尽见不得人的手法除去心头患，但最后面对自己的命运对决时却光明磊落地面对了决战这一风险极高的正统做法。难怪对他的评价都是“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又要作非分的攫夺”。

麦克白啊，错的不是你，而是这个世界啊。如果你生在任人唯贤的民主投票的时代，那么无论如何成为执政者都不会受到指责吧。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三

一般公认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麦克白》，《奥赛罗》，《李尔王》和《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乃至文艺复兴时期最突出的四部悲剧，这一向被认为是悲剧的圭臬。

在读莎士比亚时，我常会产生疑窦：在那样铺陈华丽的文体与句子下，我很难坚信我是在阅读悲剧。也许是由于对悲剧的认识不一样，我认为的悲剧，总是如索福克勒斯那样的具有崇高而严肃的特征的文体。莎士比亚华丽得近于煊赫的文体对于悲剧本身的影响，我心中无数。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之因此对《麦克白》更为看重，也许正是因其更为“纯粹”的具有悲剧性。

《麦克白》中悲剧的产生，虽依靠于麦克白本人的野心与其妻子恶毒的怂恿，但更多却体现了天命的因素。这种悲剧被确认为宿命的方式，带着更浓郁的古希腊悲剧色彩。

古希腊的悲剧，一般造成其原因是并非个人的主观错误或客

观状况的干扰，而是天命的的天命不公。如《俄狄浦斯王》，他完全受控于残酷的命运，无论如何挣扎，最终还是陷入了命运的泥淖。于是乎，主角的伟大与命运的残忍构成鲜明的比较。这种更广义的无奈与无力，是悲剧拥有了直指命运的崇高性。而麦克白的野心，也来自于仙女的怂恿。而仙女们也仅此开了狡黠近于恶毒的玩笑，其实这也就是戏剧性的天命。

麦克白最终还是死去了。他的死亡具有着的社会好处，是传达了莎士比亚厌恶将军拥权杀王这样的犯上之举的思维。但这样的主题比于麦克白具有希腊精神的纯洁高尚悲剧思想，显然比较浅薄。我重复读《麦克白》，为这个邪恶的主人公而悲哀，一如希腊悲剧中那些纯粹的悲剧主角。他们的毁灭，并非由于他们的不杰出，而仅仅是，那些将他们玩于股掌之上的命运。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四

《麦克白》(1605)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心理描写的佳作。全剧弥漫着一种-阴-郁可怕的气氛。莎士比亚通过对曾经屡建奇勋的英雄麦克白变成一个残忍暴君的过程的描述，批判了野心对良知的侵蚀作用。由于女巫的蛊惑和夫人的影响，不乏善良本性*的麦克白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蜕变成野心，而野心实现又导致了一连串新的犯罪，结果是倒行逆施，必然死亡。在迷信、罪恶、恐怖的氛围里，作者不时让他笔下的罪人深思、反省、剖析内心，麦克白夫妇弑君前后的心理变化显得层次分明，这就更加增大了悲剧的深度。

《麦克白》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命运悲剧。这一点与古希腊的悲剧一比较便非常明白了。在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中，命运的力量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因此，从人物自身我们无法得出对他们命运的任何合乎逻辑的解释，最多也只是家庭遗传(如《阿加曼农》)，或是祖辈的罪孽(如《俄底浦斯王》)。但在莎剧《麦克白》，命运并不直接作用于人，而是通过人类自身的欲|望、罪恶、性*格等间接作用于人的。就像赫卡忒所

说，命运让“种种虚伪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让他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地走向自己既定的结局。

从人情物理出发，麦克白的一切行动和最终的结局都是可以解释的。从麦克白夫人口中，我们了解到麦克白的性*格，他“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有野心，但“缺少和那种野心相随联属的奸恶”，他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又要作非分的攫夺”。平定叛乱，被封为考特爵士之后，麦克白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在他之上的邓肯，又完全依赖他来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定。此时，即使没有女巫预言，麦克白心中也必定会有那种念头。所以当女巫们隐去之后，他才说“我倒希望她们再多留一会儿”。他叫她们再多留一会儿，显然是他心里已经潜伏了做君王的念头，所以想从女巫口中多了解一些有关它的信息。莎翁一句简单的话，便生动地表现了麦克白潜意识的流动过程。

女巫的预言使麦克白内心的隐秘的权力欲|望浮出水面，而邓肯对他过火的奖赏和夸赞，增强了他的欲|望，邓肯说“你的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要是它再微小一点，那么也许我可按照适当的名分，给你应得的感谢和酬劳，现在我只能这样说，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你的伟大的勋绩。”这样的话说得太过火，不应出自一个国君之口，客观上表现了邓肯对麦克白的依赖性*。也刺激了麦克白的野心，使认为自己攫取王位也并非是全无理由的：因为自己的功劳很大。

麦克白篡夺了王位之后，又暗杀了自己的战友班柯。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班柯是麦克白唯一忌惮的人，杀邓肯之前，他就曾想收买他，“您听从了我的话，包您有一笔宝贵到手。”但班柯拒绝了他：“为了觊觎宝贵而丧失荣誉的事，我是不会干的。”既然收买不成，他又知道自己的许多秘密，为了坐稳自己的王位，麦克白干掉他，诛除异己本就是政治家惯用的伎俩，中外如此，没什么奇怪。至于后来麦克白的失

败也是因自身造成的，一个暴虐而又非法的君王，必然会遭到各个阶层的反抗，人民的反抗加上众叛亲离，可以把任何一个国王掀下台。剧中麦克白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意，就其个人命运而言，是正确的；就其被打败这一事实而言，是荒谬的，就如中国的西楚霸王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一样。

人物命运能从自身找到合理的解释，是《麦克白》作为性*格悲剧的一个审美特征。但剧中对麦克白及其夫人内心风暴的精当刻画，才是其中最精彩之处。

为刻画麦克白的性*格，莎翁不惜笔墨，大量运用旁白、梦幻，突出麦克白夫妇的内心风暴。所以，该剧虽有马尔康代表的道德一方与麦克白所代表的道德一方的冲突，但是主要的冲突却是麦克白自己内心的冲突。外在冲突一方的力量与气势太微弱，不能与麦克白的气势相匹配，因而双方的冲突不具备动人心魄的震撼力；只有麦克白内心善恶、权欲与理性*的冲突才具有动人的力量。麦克白对自己的欲|望始终有清晰的理性*。

有人认为麦克白具有普通人犯罪的心理特征，其实两者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普通人犯罪时，会因为欲|望的而忘记欲|望可能带来的罪恶，但麦克白对自己的欲|望可能会带来的罪恶始终是非常清醒的，他之所以依然在不顾罪恶去实现自己的欲|望，是因为权欲的量实在太强，并且又不断受到外在力量的催化。马尔康被邓肯封为勃兰特亲王时，他意识到他是一块横在他面前的巨石，他必须跳过这块巨石。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欲|望可能会带来的罪恶，因而他说：“星星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从中我们可以深刻而清晰地领会到麦克白内心所激起的第一次内心风暴。

行功论赏之后，邓肯忽然心血来潮，要到麦克白的城堡殷佛纳斯去作客。麦克白夫人怂恿麦克白在家中干掉邓肯。但麦克白内心矛盾重重，一时难以作决，一方面，他“跃跃欲试

的野心”，“不顾一切地驱着他”去“冒颠蹶的危险”。另一方面，就如他自己所说：“他到这儿本有两重的信任，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自己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的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

在这种两难之时，麦克白夫人的鼓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麦克白夫人是个极聪明的女性*，她深谙其夫的个性*和弱点。所以其鼓动言语才会有立竿见影之效。她先以爱情来挤兑麦克白：“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是同样靠不住的东西。”继而，又用一个军人最忌讳的懦弱来激将麦克白：“你宁愿像一只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的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在‘我想要’后面吗？”这两点都是麦克白的致命之处，因此他才铁定了谋杀邓肯之心，他说：“请你不要用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

麦克白夫妇定好嫁祸于卫士的计策，决定谋杀邓肯。暗杀之前，“杀人的恶念”使麦克白看到异象——一把在他面前摇晃的刀子，它的形状你他拔出来的那把一模一样，它指示着他要去的方向，告诉他应当用什么利器。很明显，刀子是麦克白内心杀人恶念的外化。外化的原因在于他内心经历着激烈的内心冲突，面对善恶的抉择，麦克白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有胆量。杀人的恶念让他恐惧，他说“坚固结实原大地啊，不要听见我的脚步声是向什么地方去，我怕路上的砖石会泄漏了我的行踪。”他不是逃避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逃避自己对自己的审判。

之后莎翁对麦克白谋杀邓肯与暗杀班柯后的心理状态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谋杀邓肯之后，麦克白听到臆想的声

音：“不要睡了！葛莱密斯已经杀害了睡眠。”暗杀班柯后，麦克白看到班柯的鬼魂，这是麦克白内心激烈冲突的结果，是他内心对自己审判的理性*观念的外化。麦克白杀死了邓肯与班柯，也相当于杀死了自己的另一半——理性*、善良的另一半。麦克白与班柯本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

班柯也像麦克白一样，有深沉的权力欲|望，但他的理性*与道德的力量也一样的强，并且女巫给他的预言并不是直接针对他而是针对他的子孙的，不是他的努力可以获取的，假如女巫对班柯和麦克白的预言交换一下位置，班柯也有一个像麦克白夫人那样的班柯夫人，那班柯也很可能与麦克白走同样的一条路。杀死班柯之后，麦克白内心冲突开始减弱，从那以后，他“心里想到什么便把它实行，不再有任何的疑虑”，他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疯狂的暴君。人与命运的冲突也开始激化起来。

“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地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把它的脑袋砸碎。”但她毕竟是女人，坚强的外表掩饰不了她内心的软弱，她最后的梦游泄露了她心底的秘密，表现出她外强中干的秉性*。不过，这反而显出她的人性*——具有普通人的情感。由她的梦游往回考察，我们发现，麦克白夫人内心的风暴并非像剧本表面描写的那样平静，事实上，她内心的风暴一直都是激烈的，但是她为了安慰麦克白，只好把自己的内心风暴压抑着，第三幕第二场，麦克白夫人独处时，独白道：“费尽了一切，结果不是一无所得，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置身在充满着疑虑欢娱里，那么还不如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其内心的痛苦与冲突是深邃的，但麦克白上来后，她马上隐蔽了自己的情绪，转过来安慰麦克白：

“啊，我的主！您为什么一个人孤零零的，让最悲哀的幻想做您的伴侣，把您的思想念念不忘地集中在一个已死者的身上？无法挽回的事，只好听其自然；事情干了就算了。”（第三幕

第二场)

两段话的语气相差如此之大，都是因为关心体贴麦克白。变这点看，麦克白夫人倒有一些可爱之处。内心的冲突必然要有一定的发泄方式，麦克白夫人不断压抑自己内心冲突的结果，导致了她的梦游和全面的崩溃。由此可见，与麦克白狂风骤雨式的冲突相比，麦克白夫人的内心风暴就像海底的洋流，表面平静，内部却波涛汹涌。

《麦克白》具有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双重审美特质，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文艺复兴倡导“人本主义”，把人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涌现出了一批天才式的巨人。莎剧中的人物多具有人文主义色彩。《麦克白》一剧中麦克白的斗争精神和他的力量体现了人的力量。但他最终的失败却说明命运观念在西方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它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风格。实际上，其他许多莎剧亦存在着宿命的色彩。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五

该剧大胆批评了封建制度的残暴黑暗，以及对人性的禁锢，强烈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伦理思想的要求。这种对理想的追求值得让我们学习。社会的进步思想也需要不断更新。封建的旧思想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作品是当时社会的写照，这说的一点也不错，通过这个作品让我深刻感受到当时社会的动荡，黑暗的笼罩，光明的渴望。看完这部剧，我深刻的明白了：一个人可以有欲望，但却不能膨胀。一个人的野心会蒙蔽人性的双眼，终将导致一个人的灭亡。足够大的野心甚至可以毁灭世界，我们所能做的是在欲望面前把握尺寸，控制住自己。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冲破黑暗的决心。封建制度对于人们的毒害是十分严重，它是一根插在社会心脏的一颗毒刺。只有忍痛拔

去，才有以后的复原。《麦克白》这部戏剧让后来的人们可以深入的了解封建社会的状况，给现代的人们一个重要的借鉴。

忽然想起纪伯伦曾说过一句话：“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我们应该控制自身的欲望，不忘初心，不让野心控制住我们。我们要做的是使世界少一个坠入深渊的麦克白。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六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麦克白》向我们展现了命运、野心、欲望以及迷信对一个人的影响。麦克白从一个令人尊敬的爱国勇士逐渐沦落为残暴嗜杀，毫无人性，被人唾骂的暴君，最终走向灭亡。

《麦克白》能够说是一部十分经典的悲剧，可是读完后我却没有一点同情的感觉，反而认为麦克白夫妇罪有应得。是什么造成麦克白死于非命却无人同情呢应当是他的野心和欲望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最终为了用不正当手段谋取成果丧失人性。

麦克白曾是一位爱国将领，为保卫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可谓是一位勇士。有野心不是错，任何一位勇士都有野心，关键在于控制。因为女巫的煽动，麦克白野心膨胀，谋杀了好国王邓肯，登上王位。他曾为谋杀国王良心不安，可是带上王冠后，对战友班珂和麦克德夫的家人毫不心慈手软，只为保住他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一切，在罪恶中越陷越深。他不曾后悔，他说：“我已深陷于血泊中之，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同样使人厌倦。”因为他的残暴昏庸，国家衰落，人民痛苦，而命运最终给了他应得的结局。

导致麦克白悲剧的原因除了他的野心和欲望，其夫人和女巫也起了重要作用。麦克白夫人性格刚强，行动果敢，却利欲

熏心，阴狠毒辣。她被深深的罪恶感折磨着，甚至梦游中不断的洗手，最终精神负担超出心理承受极限，默默死去。

当麦克白还在犹豫要不要杀国王时，她给他最终的激励：“你不敢让你的行为和勇气跟你的欲望一致吗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和名誉，不惜让你在自我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在‘我想要’后面吗”这让麦克白不再犹豫，他的最终一点人性也消失了，浑身充满邪恶的勇气。当麦克白夫人站在死去的邓肯身边，向麦克白伸出一双血手时，她的小手注定洗不干净了，她的灵魂沾满罪恶的鲜血。作为帮凶和阴谋的策划者，她是麦克白人性泯灭的推动者。因为麦克白过分迷信，女巫的预言点燃了麦克白的欲火，没有她们的煽动，麦克白可能当上考特爵士后顺理成章继承王位，安度晚年。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七

一般公认的莎士比亚四大杯具是：《麦克白》，《奥赛罗》，《李尔王》和《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乃至文艺复兴时期最突出的四部杯具，这一向被认为是杯具的圭臬。

在读莎士比亚时，我常会产生疑窦：在那样铺陈华丽的文体与句子下，我很难相信我是在阅读杯具。也许是由于对杯具的认识不一样，我认为的杯具，总是如索福克勒斯那样的具有崇高而严肃的特征的文体。莎士比亚华丽得近于煊赫的文体对于杯具本身的影响，我心中无数。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之所以对《麦克白》更为看重，也许是因为其更为“纯粹”的具有杯具性。

《麦克白》中杯具的产生，虽依靠于麦克白本人的野心与其妻子恶毒的怂恿，但更多却体现了天命的因素。这种杯具被确认为宿命的方式，带着更浓郁的古希腊杯具色彩。

古希腊的杯具，一般造成其原因是并非个人的主观错误或客

观情景的干扰，而是天命的的天命不公。如《俄狄浦斯王》，他完全受控于残酷的命运，无论如何挣扎，最终还是陷入了命运的泥淖。于是乎，主角的伟大与命运的残忍构成鲜明的比较。这种更广义的无奈与无力，是杯具拥有了直指命运的崇高性。而麦克白的野心，也来自于仙女的怂恿。而仙女们也仅此开了狡黠近于恶毒的玩笑，其实这也就是戏剧性的天命。

麦克白最终还是死去了。他的死亡具有着的社会意义，是传达了莎士比亚厌恶将军拥权杀王这样的犯上之举的思维。但这样的主题比于麦克白具有希腊精神的纯洁高尚杯具思想，显然比较浅薄。我重复读《麦克白》，为这个邪恶的主人公而悲哀，一如希腊杯具中那些纯粹的杯具主角。他们的毁灭，并非由于他们的不杰出，而仅仅是，那些将他们玩于股掌之上的命运。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八

《麦克白》(1605)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心理描写的佳作。全剧弥漫着一种-阴-郁可怕的气氛。莎士比亚通过对曾经屡建奇勋的英雄麦克白变成一个残忍暴君的过程的描述，批判了野心对良知的侵蚀作用。由于女巫的蛊惑和夫人的影响，不乏善良本性的麦克白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蜕变成野心，而野心实现又导致了一连串新的犯罪，结果是倒行逆施，必然死亡。在迷信、罪恶、恐怖的氛围里，作者不时让他笔下的罪人深思、反省、剖析内心，麦克白夫妇弑君前后的心理变化显得层次分明，这就更加增大了悲剧的深度。

《麦克白》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命运悲剧。这一点与古希腊的悲剧一比较便非常明白了。在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中，命运的力量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因此，从人物自身我们无法得出对他们命运的任何合乎逻辑的解释，最多也只是家庭遗传(如《阿加曼农》)，或是祖辈的罪孽(如《俄底浦斯王》)。但在莎剧《麦克白》，命运并不直接作用于人，而是通过人类自身的欲望、罪恶、性格等间接作用于人的。就像赫卡忒所说，

命运让“种种虚伪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让他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地走向自己既定的结局。

从人情物理出发，麦克白的一切行动和最终的结局都是可以解释的。从麦克白夫人口中，我们了解到麦克白的性格，他“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有野心，但“缺少和那种野心相随联属的奸恶”，他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又要作非分的攫夺”。平定叛乱，被封为考特爵士之后，麦克白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在他之上的邓肯，又完全依赖他来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定。此时，即使没有女巫预言，麦克白心中也必定会有那种念头。所以当女巫们隐去之后，他才说“我倒希望她们再多留一会儿”。他叫她们再多留一会儿，显然是他心里已经潜伏了做君王的念头，所以想从女巫口中多了解一些有关它的信息。莎翁一句简单的话，便生动地表现了麦克白潜意识的流动过程。

女巫的预言使麦克白内心的隐秘的权力欲|望浮出水面，而邓肯对他过火的奖赏和夸赞，增强了他的欲|望，邓肯说“你的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要是它再微小一点，那么也许我可按照适当的名分，给你应得的感谢和酬劳，现在我只能这样说，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你的伟大的勋绩。”这样的话说得太过火，不应出自一个国君之口，客观上表现了邓肯对麦克白的依赖性。也刺激了麦克白的野心，使认为自己攫取王位也并非是全无理由的：因为自己的功劳很大。

麦克白篡夺了王位之后，又暗杀了自己的战友班柯。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班柯是麦克白唯一忌惮的人，杀邓肯之前，他就曾想收买他，“您听从了我的话，包您有一笔宝贵到手。”但班柯拒绝了他：“为了觊觎宝贵而丧失荣誉的事，我是不会干的。”既然收买不成，他又知道自己的许多秘密，为了坐稳自己的王位，麦克白干掉他，诛除异己本就是政治家惯用的伎俩，中外如此，没什么奇怪。至于后来麦克白的失

败也是因自身造成的，一个暴虐而又非法的君王，必然会遭到各个阶层的反抗，人民的反抗加上众叛亲离，可以把任何一个国王掀下台。剧中麦克白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意，就其个人命运而言，是正确的；就其被打败这一事实而言，是荒谬的，就如中国的西楚霸王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一样。

人物命运能从自身找到合理的解释，是《麦克白》作为性格悲剧的一个审美特征。但剧中对麦克白及其夫人内心风暴的精当刻画，才是其中最精彩之处。

为刻画麦克白的性格，莎翁不惜笔墨，大量运用旁白、梦幻，突出麦克白夫妇的内心风暴。所以，该剧虽有马尔康代表的道德一方与麦克白所代表的道德一方的冲突，但是主要的冲突却是麦克白自己内心的冲突。外在冲突一方的力量与气势太微弱，不能与麦克白的气势相匹配，因而双方的冲突不具备动人心魄的震撼力；只有麦克白内心善恶、权欲与理性的冲突才具有动人的力量。麦克白对自己的欲望始终有清晰的理性。

有人认为麦克白具有普通人犯罪的心理特征，其实两者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普通人犯罪时，会因为欲望的而忘记欲望可能带来的罪恶，但麦克白对自己的欲望可能会带来的罪恶始终是非常清醒的，他之所以依然在不顾罪恶去实现自己的欲望，是因为权欲的量实在太强，并且又不断受到外在力量的催化。马尔康被邓肯封为勃兰特亲王时，他意识到他是一块横在他面前的巨石，他必须跳过这块巨石。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欲望可能会带来的罪恶，因而他说：“星星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从中我们可以深刻而清晰地领会到麦克白内心所激起的第一次内心风暴。

行功论赏之后，邓肯忽然心血来潮，要到麦克白的城堡殷佛纳斯去作客。麦克白夫人怂恿麦克白在家中干掉邓肯。但麦克白内心矛盾重重，一时难以作决，一方面，他“跃跃欲试

的野心”，“不顾一切地驱着他”去“冒颠蹶的危险”。另一方面，就如他自己所说：“他到这儿本有两重的信任，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自己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的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

在这种两难之时，麦克白夫人的鼓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麦克白夫人是个极聪明的女性，她深谙其夫的个性和弱点。所以其鼓动言语才会有立竿见影之效。她先以爱情来挤兑麦克白：“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是同样靠不住的东西。”继而，又用一个军人最忌讳的懦弱来激将麦克白：“你宁愿像一只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的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在‘我想要’后面吗？”这两点都是麦克白的致命之处，因此他才铁定了谋杀邓肯之心，他说：“请你不要用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

麦克白夫妇定好嫁祸于卫士的计策，决定谋杀邓肯。暗杀之前，“杀人的恶念”使麦克白看到异象——一把在他面前摇晃的刀子，它的形状你他拔出来的那把一模一样，它指示着他要去的方向，告诉他应当用什么利器。很明显，刀子是麦克白内心杀人恶念的外化。外化的原因在于他内心经历着激烈的内心冲突，面对善恶的抉择，麦克白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有胆量。杀人的恶念让他恐惧，他说“坚固结实原大地啊，不要听见我的脚步声是向什么地方去，我怕路上的砖石会泄漏了我的行踪。”他不是逃避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逃避自己对自己的审判。

之后莎翁对麦克白谋杀邓肯与暗杀班柯后的心理状态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谋杀邓肯之后，麦克白听到臆想的声

音：“不要睡了！葛莱密斯已经杀害了睡眠。”暗杀班柯后，麦克白看到班柯的鬼魂，这是麦克白内心激烈冲突的结果，是他内心对自己审判的理性观念的外化。麦克白杀死了邓肯与班柯，也相当于杀死了自己的另一半——理性、善良的另一半。麦克白与班柯本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

班柯也像麦克白一样，有深沉的权力欲望，但他的理性与道德的力量也一样的强，并且女巫给他的预言并不是直接针对他而是针对他的子孙的，不是他的努力可以获取的，假如女巫对班柯和麦克白的预言交换一下位置，班柯也有一个像麦克白夫人那样的班柯夫人，那班柯也很可能与麦克白走同样的一条路。杀死班柯之后，麦克白内心冲突开始减弱，从那以后，他“心里想到什么便把它实行，不再有任何的疑虑”，他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疯狂的暴君。人与命运的冲突也开始激化起来。

“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地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把它的脑袋砸碎。”但她毕竟是女人，坚强的外表掩饰不了她内心的软弱，她最后的梦游泄露了她心底的秘密，表现出她外强中干的秉性。不过，这反而显出她的人性——具有普通人的情感。由她的梦游往回考察，我们发现，麦克白夫人内心的风暴并非像剧本表面描写的那样平静，事实上，她内心的风暴一直都是激烈的，但是她为了安慰麦克白，只好把自己的内心风暴压抑着，第三幕第二场，麦克白夫人独处时，独白道：“费尽了一切，结果不是一无所获，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置身在充满着疑虑欢娱里，那么还不如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其内心的痛苦与冲突是深邃的，但麦克白上来后，她马上隐蔽了自己的情绪，转过来安慰麦克白：

“啊，我的主！您为什么一个人孤零零的，让最悲哀的幻想做您的伴侣，把您的思想念念不忘地集中在一个已死者的身上？无法挽回的事，只好听其自然；事情干了就算了。”（第三幕

第二场)

两段话的语气相差如此之大，都是因为关心体贴麦克白。变这点看，麦克白夫人倒有一些可爱之处。内心的冲突必然要有一定的发泄方式，麦克白夫人不断压抑自己内心冲突的结果，导致了她的梦游和全面的崩溃。由此可见，与麦克白狂风骤雨式的冲突相比，麦克白夫人的内心风暴就像海底的洋流，表面平静，内部却波涛汹涌。

《麦克白》具有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双重审美特质，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文艺复兴倡导“人本主义”，把人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涌现出了一批天才式的巨人。莎剧中的人物多具有人文主义色彩。《麦克白》一剧中麦克白的斗争精神和他的力量体现了人的力量。但他最终的失败却说明命运观念在西方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它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风格。实际上，其他许多莎剧亦存在着宿命的色彩。